



书籍，通过心灵观察世界的窗口。住宅里没有书，犹如房间没有窗户。

——威尔逊



读书笔记

知识和命运之间，还有一样长期被我们忽略的东西，就是见识。

## 能改变人生的是见识

■郭华悦

什么能改变一个人？很多人会脱口而出的是：知识。所以，很多来自寻常之家的莘莘学子们，努力学习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，能鱼跃龙门，靠读书改变自己的人生。

这样的想法，无可厚非。但如果读了吴军的《见识》一书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努力学习获得知识，与改变命运之间，不一定能画上等号。因为知识和命运之间，还有一样长期被我们忽略的东西，就是见识。

当今社会，有一些人认为，读书无用。读书无用论，或者说知识无用论，能有一定的市场，通常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的——对于富二代们来说，不读书，照样能拥有富裕的物质生活；而对于指望通过读书或知识来改变境况的人而言，却常常发现，仅仅拥有了一些知识，未必就能立竿见影地改变人生，这也让知识无用论看起来似乎有

合理之处。

而吴军在《见识》一书中提出，能改变命运丰富人生的，其实是见识。这也就解释了，为什么有些人努力读书，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孜孜不倦，却始终无法如愿改变自己的人生。因为，知识与见识无法直接画上等号。拥有了知识，不等于就提高了见识。唯有将知识，转化为见识，才能改变人生。

这也就是为什么，有些人认为读书无用的原因。因为这些人将知识与见识，画上了等号。而吴军则告诉我们，两者之间有联系，也有区别。知识，是见识的储备和基础。学习知识，丰富知识，这是第一步。但仅仅如此，还不够。在拥有扎实的知识储备的基础上，用知识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，提高见识的能力，从而才能将知识与读书，转化为一种看待事物的思维能力，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。

正如作者所言，人的命运受限于见识。命运的改变，首先要有见识的提高。见识，是对知识的总结与提高，也是知识的目标。人们读书，学习知识，最终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思维，从而能从不同的角度，发现事物的另一面。

这也是我们中的很多人，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，常有的一个误区——认为只要努力学习，认真读书，改变人生事儿就会水到渠成。其实，这并不完全准确。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，这是必须的，但同时，也得将知识储备，转化为思维能力的提高，才能将知识对人生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当你发现，生活中的很多事情，不尽如意；当你发现，尽管自己很努力，与别人的差距却依旧越拉越大，那么，不妨看看吴军的《见识》这本书，让知识与努力，转化为见识，也许便能开辟出人生中另一片不同的风景。



读后

他们都接受了高强度的劳动，换来的，是他们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。

## 青春，从未有遗憾

——读《青春的足迹》

■应红枫

前不久，拜读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《青春的足迹》，书中收录了100多位当年上山下乡老知青的回忆文章，每一篇文字都朴实而真切，字里行间看不到对青春岁月的半句遗憾，更看不到一句抱怨。

以苦为乐，苦中求乐，正是当年知青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。曾到北大荒插队的浙江舟山知青陈建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：有一次风雨大作，用松木、芦席、茅草盖成的伙房被掀翻了顶，芦苇、茅草全湿了，呛了一屋烟也烧不开一锅水。后来一机灵知青拎来一桶机油，捧着一堆破布烂衣，才让火苗舔上锅底，总算使大家吃上了一顿面疙瘩汤。到了中午，雨还在下，草房顶上直漏雨，炊事班只好演一出雨天野炊。哈尔滨的知青小高，手执雨衣，望灶口添草加油；

上海的知青小金一手举伞，一手拿着饭铲翻动面饼；舟山知青小施身穿雨衣，案板上方悬挂一件雨衣，飞快地擀面饼。油香、葱香、面香钻出草房，飘向荒野……

到农村、到边疆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，他们付出的不仅有宝贵的青春年华，有一些人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像杭州知青陈刚烈士，在黑龙江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，而瑞安女知青彭丽华、何爱莲、木元宵、吴月云、董庆尚等，也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松花江上……

每一位下乡的知识青年，他们都接受了高强度的劳动，换来的，是他们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就像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：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，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，出血。他就把衣服脱下来，垫在肩膀上。垫得薄了，不管事儿，

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；垫得厚了，使不上劲，扁担又容易滑下来。没过多久，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，就不怕扁担磨了，也不用垫衣服了。夏天，太阳毒得很，天气干热，近平身上都晒红了，之后又蜕皮……

他们奋斗过，付出过，褪尽铅华，回望岁月的过往，他们在喧嚣和浮躁的俗世中沉淀出一份素净的心情，那些艰难负重甚至酸涩的记忆，也凝结成为了一份难得的人生财富，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寄语青年时所说：“青年时代，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，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。青年时期多经历一点摔打、挫折、考验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，用从挫折中吸取的教训启迪人生，使人生获得升华和超越。”因此，《青春的足迹》是一本值得青年人读一读的书。



序与跋

你在用语言激活人物和灵魂、情感和想象，你唤起眼泪和激情、关注与猜测。还有好人的与智者的思想。

## 好的故事

■王蒙

我听到过不止一位写小说的前辈、同行、后生说过，写小说与娶媳妇一样，是年轻人的事。还有人以多少多少年纪以后不再写小说，表达自己的适可而止，清涼明智。还有位说老了以后，一想到写小说，烦。

但是去年底看到比我大五岁的号称九秩高龄的徐怀中的长篇新作《牵风记》，新年伊始，又看到七十大岁的冯骥才的长篇小说《单筒望远镜》。我自己呢，在《上海文学》2019年第1期上发表了《地中海幻想曲》，在《人民文学》2019年第1期上发表了《生死恋》。我，对不起，虽然这样说涉嫌嘚瑟，我好像掀起了一个写小说的小高潮，恋完了，曲完了，我立马投人非虚构小说的经营，现

在，这篇文稿在我的电脑硬盘里躺着。

我对人说，写小说的感觉是找不到替代的，你写起了小说，你的每枚细胞都要跳跃，你的每一根神经，都要抖擞，不写抖擞，写成哆嗦也行。

大冯回答说，写小说的时候有一种成了仙的感觉。

是的，横写也罢，纪实也罢，你在创造一个世界，你在用语言激活人物和灵魂、情感和想象，你唤起眼泪和激情、关注与猜测。当然，还有好人的与智者的思想。

每次与每次都不同。6年前《人民文学》上刊登了我的一篇写山村农民的小说，他们的一位编辑接到同学来信，说你们怎么敢用王蒙的名字相同的名字标注作者。他们没有想到我也写农村。这次呢，一位朋友告诉我，如果把《生死恋》的题名

放到一大堆小说名目中让她猜，费尽洪荒之力，她也不会想到王蒙的小说起这样一个标题。

我的责任编辑说，她已经把王蒙列入可以开拓出新领域的青年作者名单以内。

王蒙老矣，写起爱情来仍然出生入死。王蒙衰乎？写起恋爱来有自己的观察体贴。毕淑敏告诉我，日本有一种说法叫成长到死。那么小说也可以创造到老，书写到老，敲击到老，追求开拓到老。我还喜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伯南克的名言：“所有的故事都是好的故事。”我喜欢这句话，虽然全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的引用是注释我的意思：就是说，包括悲哀与失落，种种经验都可以得到文学的滋润，发芽，长叶，开花，结果。让文学滋润普天下的人生吧。



悦读

## 以文化之眼审视旖旎世界

——读龚曙光新作《满世界》

■黄东光

继《日子疯长》之后，集出版家、文学评论家、作家于一身的龚曙光，以一部游历海外的随笔集《满世界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）再度发力。全书用寻根的视野和对文化的探求，记录下了他对世界、对生命、对灵魂的系列思考。

游历中，龚曙光敏锐地感受着异域的风情，探究着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，以夹叙夹议的方式，记录下了人类由传统向现代跨越的坚实路径。旖旎的自然风光，现代化的城市高楼，宁静的乡村田园，不单映照着家国的兴衰荣辱，镌刻着时代的沧桑

巨变，也在无声地叙说着历史的久远，缅怀着古老文化的厚重。以一种悠然的心境，跟随龚曙光的脚步，去会一会心仪的世界，不经意间，巴黎的奢华，伦敦的典雅，日韩文化传统与极致，踏着缕缕烟云款款而来……

翻开《满世界》，字里行间有探求、有拷问。笔力所致，时代的风云，历史的存照，文明的递进，文化的传承，无不跃入眼帘，牵引着绵绵的思绪，构成了龚曙光笔下旖旎的世界。面对浩瀚的东西方文化历史版图，他总能从中读出深意和新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龚曙光在游历异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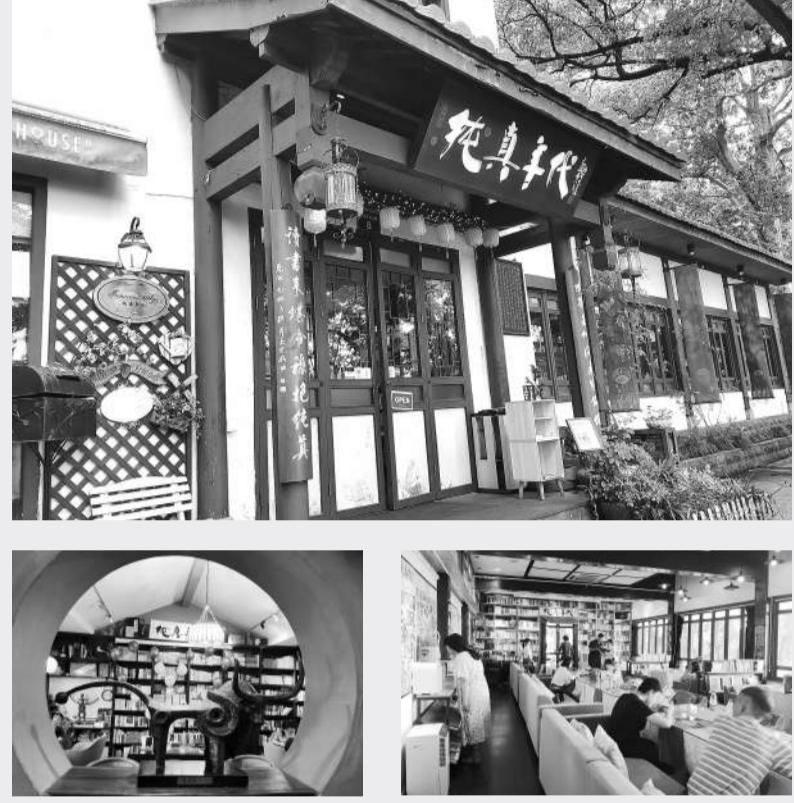
时，还用相当的篇幅，描绘了海外华人漂泊异乡的真实图景。从既难融入当地生活，又不想回国迁就的阿繁夫妇，到身陷婚姻泥淖行同陌路的阿紫夫妻，再到因精神寂寞，极力要从多伦多搬回国内的阿力。龚曙光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，深入华人内心世界，描画了大洋彼岸的精彩，也披露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无奈。这种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现实尴尬，无疑从一个侧面提示着我们，越是民族的，才越是世界的。守住了我们民族文化之本，才能真正融入到世界文化的宏大体系中，与其他民族真诚相对，与世界和谐相处。



寻访最美书店

## 纯真年代：

## 杭城民间文化地标



在杭州，说起纯真年代书吧，爱好读书的人并不陌生。这家在西湖边保俶塔下宝石山半山腰的书吧，自2000年9月28日开业以来，深受国内文化人与文学爱好者喜爱，被誉为“杭城民间文化地标”，至今已接待国内外宾客几十万人次。

纯真年代是杭城第一家提出书文化和书吧结合概念的文化空间，从西湖断桥沿着著名的北山路走，左边是西湖，右边是民国大宅，有一条200多级台阶的上山路，慢慢拾级而上，就能看到纯真年代书吧，继续上行——保俶塔就在20米之外。

一直以来，纯真年代书吧以提供高品质、多层次的文学、文化沙龙来践行对“悦读”的守望：作家见面会、读书会、学者讲座、影视沙龙、亲子课堂、旅行分享会、小型音乐会等，全年每个周末基本不间断的活动，让人们相约这里，碰撞心灵。

见习记者邹伟锋 摄



## 曝书记

■包光潜

即将告别悠闲自在的小暑时节，精蓄锐的乡民突然迎来了最忙碌的一天——六月六，而且都是围绕着一个“晒”字忙得团团转，譬如晾晒富余的蔬菜与山货——干菜薹、霉干菜、干笋子，干蘑菇等。

穿梭在六月六的村庄，陡然有了某种节日的氛围——其实，它真的是一个节日，麒麟畈人叫晒霉节。晒霉却未必闻到霉味儿，实乃一种约定俗成的盛事。

在红红绿绿的风景当中，也有特别显眼的，或与众不同，那便是晒书。

一个村庄里，看到晒书的人，他便是这个村庄的灵魂，这个村庄也因此沾上了文气，或叫文化。文化是由文化人渲染的，更是文化人传播的。渲染也好，传播也好，未必是奔走相告，而是潜移默化。

譬如沙滩村有一位老秀才，他几乎足不出户，却能知晓天下大事，还能预测将来。有一年六月六，我路过他家门口，清瘦的老秀才窝在一张破旧的藤椅里，捧着一本破旧的线装书，之乎者也，念念叨叨。他的身边晒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书籍，大大小小，厚厚薄薄。稀奇在于这些书籍不常见，一年只拿出来晒一次。古怪的是那些书名，譬如《通灵录》之类。老秀才每隔一段时间便起身，拿起斜靠在藤椅上的一根有些年头的竹竿，慢腾腾地走在线装书当中，一边用竹竿轻轻掀动暴晒有声的书页，一边趁机读出里面的某段或某句话，似懂非懂，沉浸其中，似为然，却以为然。路过的人出于礼貌或客气，少不了打个招呼：“老先生，晒书啊？”老秀才双腿杵在那儿，仿佛跟地面较着暗劲儿，慢慢地歪过脑袋来——我真担心，那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会掉下来！他怪声怪气、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、在、晒、书！”后来，我才知道晒书就是晒书，因为我已经掌握了“一曝十寒”含义。

老秀才似乎离群索居，却又活在乡民的心目中。大凡村子里的红白喜事，或遇上官司、诉讼什么的，都少不了请老秀才出面的。老秀才表面上古怪，其实不然，有请必应。据说老秀才作古后，许多乡民自发地前往墓地送行，仿佛送走了一个时代。

我起初装模作样地曝书是受了他人的影响。一是本村的土郎中袁开成，他每年在他老婆晒的红红绿绿当中，摆上几本破药典，风一吹，页面上就现出

几株草本画来。二是我小时候在九华山下的一个旧寺里，看到一位身着破袈裟的僧人，一本正经地曝经书——它们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息，越靠近它们，越神秘，记得上面全是一些我不认识的繁体字，即便猜对几个，也是读不懂的。回家后，我也找出简易书架上的几本书，除了一直珍藏的《封神榜》以外，还有父亲生前留下的样榜戏，譬如《红楼梦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等，剩下只是一些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连环画儿。它们是我小时候的全部的精神食粮，每个汉字都是零食，包括它们的偏旁部首。

曝书的习惯一旦养成，自然有了一种魔力。书越买越多，每逢六月六，我便鬼使神差地将所有书籍搬到朝阳的地方暴晒一整天。奇怪的是，每年的六月六都是晴天，好像从来没有下过雨似的。我将所有书籍从房前搬到屋后的空场，左侧是农家菜园，阳光充沛，毫无遮挡。我搬来所拥有的桌椅板凳，书籍一本本地摆好。然后再取来一把小竹椅，我落座于芭蕉丛的阴凉里，要么闭目养神，倾听书籍在阳光下的喁喁私语，要么也像老秀才一样，捧着一本书，似读非读，主要是满足那种曝书的氛围。如果不是星期天的话，定然有一些学生前来围观或张望，啧啧不已。乡村的孩子纯朴，懂事，他们一般不会提出非分要求，譬如借书。但有一次例外，有一个初三毕业班的女生——我教她化学，她的化学成绩也挺好——她看到一本杨雪的诗集，随手翻阅，然后问我能不能借她读几天。按理说，我应该断然拒绝的，因为离中考只有十多天时间了。当时，我似乎没有犹豫地应允了。她欣喜若狂，羞羞答答离去。这首诗集，她至今没有还给我。或许她真的忘记了。但愿这本书还在。

进城以后，住平房的那些年，我依旧坚持曝书，如法炮制，乐在其中。时常听到驻足观望的人说，难怪包老师穿着那么朴素，原来钱都买书了。我因此得到某种满足。

后来我搬进了单元房，住于高层，房子坐北朝南，冬阳入户，炎夏室内反而没阳光了。如果曝书的话，就得把所有书籍搬到楼下，还要选择好的地方，说不定就干扰了别人的生活。问题在于，这些年来拥有的书籍也实在太多，楼上楼下来回搬运确乎不便——兴致勃勃，不如罢了。真的对不起啊，我的书籍！